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二說違異而詩箋所引詳見漢書以為殷周古法然詳攷之古尚車戰故車多而卒少後世以奇取勝漸汰車而崇卒竊疑禮注所引葢古兵法而詩箋所引乃後世之變法耳故革車三百虎賁三千武王所以伐紂也言士而不兼徒也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周公所以膺戎狄也言徒而兼士也是周之初制以三十人而奉一車也周禮五伍為兩兩者亦因車

以為名也以二十五人奉一車與三十人之制不合蓋以二十五人為正卒而五人為游闕故畧之耳後世用徒漸衆一車之卒至七十五人其法之變不知所始大抵起于周衰也管子曰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罷制也齊桓之時古制猶存至晉荀吳大鹵之戰毀車以為行而李靖對問云荀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曹公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又守車一隊炊子守裝厩養樵汲共二十五人攻守二

乘凡百人此大卒荀吳之舊法也由是言之晉法攻車一乘徒必百人司馬法不言守車要自必不可省則合四丘而百人每丘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即丘甲之法也其法未必始于魯而魯之先世未有行之者至是行之故書曰作譏變法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内大夫特盟諸侯自鄟丘始鄟丘之盟齊侯貪賂也今則視為固然晉侯亦安之矣家氏曰中世以後諸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前年衛既從晉伐齊則齊之伐魯勢必及衛衛出師以禦之可也不量彼已輕于一戰以致喪師辱國春秋所深戒也故以良夫主是戰而書及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昔日四卿並將以逞其雄者今日安在其不能以一矢加楚固也即出而莅盟諸國皆以大夫而魯獨以辱遺君父為魯大夫者亦大可媿矣事已至此公一出而保境息民亦勢之不得已也春秋因之以公主是盟而書公及不與楚之主盟也前此楚盟諸侯不過陳蔡鄭許而已今從之者十一國而蔡許竟以矣

位不得比于諸侯楚之悖驁至此極矣從之者其罪不待貶而見旣以公主盟疑于從權而恕之也故貶而人之以著其罪人諸國之大夫亦所以譏公也公不能自强于平日弭衅于未萌至于不得已乃媚楚以求免又誰咎也哉春秋公與諸大夫盟而書人者二翟泉之書人非貶也大夫之名原未著也此書人於大夫著名之後則為貶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誠有志于諸侯宜移伐鄭之師於楚侵衛之日令楚已滿志而去乃摟諸侯于從楚之餘以伐鄭諸侯豈復有鬬志宜其敗也春秋自大夫主盟之後不復人諸侯故宋衛之君雖背殯而從戎亦得稱爵以宋衛之稱爵知稱爵之非褒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稱新宮不稱宣宮者公羊氏以為不忍言是也以災

責其事巳自處之不可不慎如此然鄭之奔命于晉
楚者無寧日其所以自處者何如妄欲圖人而不知
自儆何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之不服固不樂于稅畝丘甲之政亦知晉令之不
信尚有所觀望也是年齊侯遂朝于晉歸田之謀伏
於此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家氏曰楚方蹦藉中原晉不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甲氏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故春秋屢書以著其惡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欲藉魯衛以致諸侯而魯之交跡不如衛之交密故既聘于魯又因衛以要之良夫之來猶宣七年之故志也同來而不同盟尊晉使也不同盟而同及衛

使亦為晉來不可以獨緩也據事書之而晉之惟恐失魯與魯之惟恐迕晉俱可見矣

鄭伐許

鄭舉國號闕文也同一伐許不外之于前不外之於後獨於此焉外之決非春秋之義也以一年再伐為甚惡則明年又伐而且忘喪其為惡也益甚何不外之而反爵之夫忘親之罪比事可見不待書爵既外之忽爵之何書法之違惑乃爾且隐四年宋陳蔡黨

是也趙氏曰西鄆近齊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為固

鄭伯伐許

喪既踰年雖未葬亦得書爵與內之書即位同三年伐鄭書宋公衛侯是也喪未踰年雖既葬亦必書子以其未即位也僖二十五年盟洮書衛子是也此未踰年而書爵者鄭襄公之志在伐許悼公自以繼父之志不嫌越喪而從戎為盡子道也不知父之所為不義則為之子者在於幹蠱若復濟其惡以甚父之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戰鞌之次年齊侯巳朝于晉此年荀首如齊逆女盖
釋怨而結婚也僑如會之蟲牢之盟成於此矣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十有
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
伯同盟於蟲牢
書同盟者晉不足為盟主也昔年宋被楚圍歷四時
而不救晉何德于宋宋而受盟可謂恭矣一辭復會

遽命魯衛伐之何足以服諸侯乎至于王喪不奔不

臣之罪比事自見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之廟蓋追論其微功而立之也故當時謂之世

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

也夫魯公亦為始封之君故得有世室武公何為者

哉歴世十一而復立之於禮絶無所據春秋不謂之

世室也此年之立昭十五年之有事始終謂之武宮

而已左氏此年傳以武宮為立武昭十五年傳以武宮為武公廟大抵初立之意本為鞌而立武後恐見怒于齊晉因以祀武公而沒其立武之名也

取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嬰齊行父兩聘晉蓋齊已結好于晉故魯之事之惟恐後於齊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衛之侵宋晉伯宗夏陽說在焉則魯之侵宋亦必與晉師會春秋獨書魯衛者昔魯衛從晉伐齊致被楚患而晉不救今命伐宋使能以大義諭止之晉無深怨于宋亦無辭以責魯衛之必行也遽為與師罪專在魯衛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二年楚伐衛今年又伐鄭喪其惡不待貶而見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鄭書侵蔡蔡則不書善晉之救而成之也伐鄭書救蔡則不書惡楚之伐而黜之也文宣以前天下尚能黜楚聖人因而黜之故其詞直如書國號之類是也文宣以後天下不能黜楚聖人以意黜之如不書救之類是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天之示譴不享其僭也正月而供牛乃天子大郊之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杜氏曰春秋大夫外交强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晉黨叛臣為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前此取濟西及汶陽田出于晉命矣不書使來言此特書之見晉卿之一言重于三軍而不敢拒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之從楚久矣文公十年郤缺入蔡而不能服也今復加兵聊以報楚之伐鄭而已亦無志于聲其罪而服之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禮宗子父母既殁已躬命之故稱使外納幣不書此書之猶之書媵書致女皆所以録伯姬伯姬賢也

郯不待貶而惡見

衛人來媵

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伯姬歸宋而三國來媵則為十二女矣白虎通曰天子一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宋以先代後得用王禮非踰制也如其踰制春秋書之適足以累伯姬非所以彰其賢矣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書杞來逆則是杞志也叔姬歸魯原非杞伯出之故

其卒也仍迎喪以歸杞一出一入苟順私情未合於禮然觀其出也不使大夫將命而杞伯親之其卒也不使大夫逆喪而杞伯又親之則姬之見重於杞伯者可知或者有所推舉而托詞避之如晉趙姬之讓季隗者故可重也春秋詳書之盖賢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汶陽之歸不可信蒲之盟又可信乎不待鄭之叛莒之潰而知晉之不足以主盟也故書同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詩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故好賢者人之性也妒賢者人之欲也今試譽一賢者于人之前如其所忌雖懦夫亦怫焉非然者雖悍夫亦樂聽之當是時魯有公子叔肸之賢鄰國莫之知魯人亦莫之重也伯姬雖賢不過一巾幗耳以行父之貴要晉國之强大皆樂為之趨承豈其性有所偏狥哉君大夫之所忌固

心事楚盖追怒晉之虐之故與楚侵宋同撓中國者
凡二十年諸侯諰諰焉常以失鄭為憂是禍也晉實
有以啟之盖以不信蒲之盟故耳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
莒潰楚人入鄆

楚之求鄭也不以兵威而重賂之其救鄭也不攻其
所必爭乃擇其弱小而無備者伐之此時之楚盖已
疲於禦吳矣嬰齊自陳伐莒必由宋魯宋魯固莒之

高氏曰公留于晉者九月請受盟于晉而晉侯不與
公盟既歸而使大夫盟之其無禮于公甚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既迫于晉之辱不得不捐汶陽之怨以修好於齊恐
齊晉之合而軋已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言天下莫非王土逆亂

未嘗書乞即文宣以來晉已不足以令諸侯而徵師者亦不書乞也至此而書乞者汶陽之歸晉實負魯恐魯之不從已也始焉止而辱之以張其威繼則屈意卑詞以示其德一張一翕無非籠絡諸侯之術也自此遂循為故事厲公之世書乞者凡三至悼公初年猶襲其遺法而未改惟士魴一書而已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稱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是諸侯朝王而以伐秦之事請命于王也此百餘年來僅見之事春秋豈得不書然因道而往不得謂之朝既與師而後告不得謂之請命故書如京師而不書朝書自京師而不書請命文與之而實不與也晉侯為盟主不率諸侯以朝乃先朝而後會是慢王也秦未嘗得罪于天子乃從天子之命卿以報私怨是脅王也故如京師不書諸侯會諸侯不書劉子成

皆著其不臣之辠非徒刺不親迎而已遂侍敬嬴僑如侍穆姜其蔑視夫人固可知也陳氏曰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別妾姑也此非妾姑則稱氏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歸父既逐魯人立嬰齊以後仲遂非後歸父也遂既受賜為仲氏其後因父氏而稱仲固也胡氏于仲遂

信經以為實殺太子誕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趙氏曰楚伐鄭蓋為許也鄭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楚固因許而重鄭也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無怒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蕩山為亂魚石其黨也華元力不能討而奔晉欲

高氏曰春秋書敗績者十有六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軍法於一主將楚之敗績惟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可以見楚之賞罰行而兵之所以强也按此書法與殺得臣同義已詳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以僑如之譛責魯之後期而不見此其罪不在公故不書公不得見而曰不見公譏晉也平丘以邾莒

也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以天子令之非誠能尊王也然能以尊王攘夷為名則尊王攘夷之義尚未泯于天下而尊王攘夷之功必將有見于後世者此夫子作春秋之大旨不得已之苦心也

曹伯歸自京師

簒逆之惡人所共憤其從之者迫于勢也曹伯既見執矣無復可畏而國人請之子臧賢者絶不蔕芥於衷內平其國以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簒逆者何

衛而已況鄭乎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會伐則主尹子單子者王命為重也盟則無所主而書同者盟非王命也如以王命盟諸侯則必受命於王都使司盟掌其載太史藏其約令於柯陵非王之所以命諸侯也故書同高氏曰晉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强楚者由假王靈仗義以令天下也臨

十一月無壬申明係誤文公羊穀梁即誤文解之太
鑿春秋月日誤者甚多以歷法攷其日合者十七不
合者十三以合者之多知不合者之皆誤也又何疑
於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
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
君州蒲

偃也而弑君者國人也胥童劫書偃而欲殺之厲公弗忍而止及國人既怒其君書偃說之殺胥童以解於國人故書國以殺也胥童雖殺而國人勢不可止遂至於弑君於書偃固無與也故當時莫以書偃為弑君如士鞅見逐於欒黶其怨欒氏必深矣猶言武子之德比於甘棠使誠有弑君之惡即不為之暴揚何至頌之若此乎晉語載叔向之言亦未嘗斥其弑君惟云行刑不疚以免於難蓋謂殺胥童之事耳殺

不作我亡二昆其憂由此思之欒氏者趙氏之深仇也陽氏為趙氏之黨故為之報欒而即以與趙當欒氏之討趙氏也必以弒君故陽氏之報欒氏也亦以弒君特因箕遺之亂而中以莫須有之事快其私憤而已非公論也不然書偃當時同處嫌疑其子孫宜同被罪乃欒盈逐而中行吳用事則何也追欒盈以叛誅趙氏世擅晉國於是陽畢之說無敢異議欒書之弒晉乘記之矣夫子之所據者魯史也魯史之所

據者當時之赴告也原無主名則亦因而闕之雖晉乘所記鑿鑿不疑夫子不以為然不忍陷賢者於大逆也魯史亡而左氏之傳作於晉事特詳其所採欒書之事晉乘也非魯史也或曰偃之與弒陽畢不言晉乘何由及之左氏或別有據不知中行既逐之後黨三家而惡中行者以書偃同事牽而附之固易易矣左氏不辨而採之遂與春秋相抵牾千載而下竟成不解之惑試即左氏之書攷其說之所自來亦可

諸侯而與王臣盟者女栗之盟離盟也離盟不得書同翟泉之盟則諸侯受盟于王都故王人為主而不書同此外無不書同者以王臣受盟於邦國非諸侯受盟于王都也汪氏曰此與柯陵平丘皆先書會而後書曰以同盟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受盟而貶其瀆分之罪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書諸侯之大夫奉君命也與溴梁之私盟者不同大夫奉君命以盟晉無屈己之嫌僑無抗君之失大夫無專國之罪諸侯無失政之疑其為禮甚安而分甚明也然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未嘗再盟此則再盟者陳自宣九年會扈不至迄今三十年不與諸夏之盟會今又以臣會而君不親猶有疑畏之意焉故與之盟以安其心也

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吳進而書人諸侯進之也十二國之諸侯嘉其慕義遠來翕然與之為會列之於中國矣春秋因而書之以著世變焉耳夫吳之不可與無以異於楚也諸侯於此則進之柤向之會復殊會以外之者以其不與救陳及伐鄭也于柤之會猶隱之於向之會乃明數其不德而退之矣猶與會焉何哉

公至自會　冬戍陳

高氏曰諸侯各還國而遣戍離至而不會故不可得

而序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書救固善之亦惜之也既戍之矣又不足以禦而親救之力亦竭矣士匄憂晉之喪陳與管仲憂齊之不保江黄智謀之士所見畧同也皆無策以安之則力服者之不能周其所成就亦同也然晉之救陳猶愈於齊之坐視而不救齊處强弩之末晉當發硎之初

也

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高氏曰朝廷尚敬華弱以瀆慢見逐宜矣書奔以罪

弱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鄫事之本末左氏載之詳矣經書曰滅則是滅之耳

公穀以為非滅也立莒公子以為後也胡氏從之而

弑君為討則子駟之不弑君可見趙氏曰如實弑而
書卒是庇賊也
陳侯逃歸
汪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去楚者皆不書唯陳鄭之逃
中國則書之所以辨内外而謹其防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悼之立未及十年而魯君四朝則他諸侯可知是
倍於事天子之禮也晉侯亦嫌其太數故為邢丘之

會以定其數蓋因其來朝而命之左氏以為如晉聽朝聘之數者非也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陳之從晉則圍頓鄭之從晉則侵蔡而獲其公子頓與蔡皆楚之與國也凡向背轉移之間必有所示絶於彼而後可取信於此此蓋主盟者之意而黨附者亦出於不得已以為如此則其託足者固無復轉移之地不知啟衅速禍以致其侜張反覆者正在於此

侯以為名者則猶是相朝聘之周禮也若吳楚之事他不概見即如孟諸陽橋之役宋鄭蔡許之君隷楚軍乘楚車而為其左右已儼然臣之豈特朝聘而已至於邢丘之會則悼公因其故事而議損之此正其不安于僭之意故終悼公之世凡七年而公止一朝季孫止一聘則他諸侯亦可知矣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亦其謙德說者以是為失政之始過矣大夫制命不可聽命何害春秋所以人之者以列國之大

夫承悼公之謙德莫能告之以周禮使復其舊章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莒既併鄫而稍强諸侯又莫之討是以肆然敢於伐

魯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

來聘　九年春宋災

郝氏曰外災弔則書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

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以莒之弱小屢奸齊盟而不能討豈遂能得志於鄭諸侯之不欲戰則晉之威力不足以鼓動諸侯可知故書同盟而已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子輒

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騑之罪也成公之卒諸大夫皆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騑請從楚而任其咎發輒無所匡救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殺之所謂上慢下暴盜思伐之也不稱大夫殆以此與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城虎牢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戍虎牢復繫之

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

侵宋以怒晉而後與之子展之謀亦迂且危所以為此謀者鄭亦苦晉楚之迭擾而欲其一決也晉不興師以伐楚而日以伐鄭為事口血未乾而背之諸侯道敝而無成亦何貴乎主盟矣書同盟與盟戲同義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文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啖氏曰稱行人以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以執以已執也髙氏曰楚之力已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之氣耳

冬秦人伐晉

秦楚結為昬姻故秦為楚伐晉也晉倚吳以撓楚使力分於吳不暇争鄭楚亦倚秦以撓晉使力分於秦

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故書逆不書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剽齊之伐我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按季孫叔孫帥師者以公不進故二卿繼之也二卿師至齊遂解圍而去成郛已為齊毀則師師城之耳齊之為衛伐魯其事

亦直然不能致詰于晉而惟魯是仇此其惡也魯之備齊城成自不可緩因齊難而城之用師亦不為過然啟其所以致此紛紜者由宿之會戚則咎有所歸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高氏曰邾黨於齊故來伐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齊與邾莒交伐魯之不競甚矣此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書國書名猶是中國之附庸也其書來者言其不能乎朝也此直書白狄則其書來者不與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伐曹曹愬於晉衛使石買至晉告伐曹之故晉人執之故書行人劉氏曰晉知買伐曹之惡未知孫氏逐君之惡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曹伯負芻卒于師

書卒於師穀梁氏以為閔之是也負芻誠弑太子春秋無貶無貶詞將何以明其討賊之義乎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自蕭魚之後不復加兵於鄭者八年今又伐鄭者閒諸侯之有事於齊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

蒙圍齊而書盟圍既同圍不以晉侯主兵則盟亦同盟

不以晉侯主盟矣其義不言而可知也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季孫宿如晉

邾之先君以伐魯而見執矣嗣君不悛故復執而訊

之然既與圍齊又與于盟乃執之以刼其地是自敗

其盟也故公之至不致會而致伐書邾田明非魯之

舊也書自漷水明其取之多也公至而後取田是魯

獨取之非諸侯之罪也取田而後宿如晉是取田為

重拜師為輕也詳書之而魯公之狥利可見矣晉書

書其故不問何事而皆罪也此至穀而還特書聞齊侯卒所以明喪不可伐將得專制之意與因他故而壅君命者不可以概論也此為春秋僅見之事故以特筆著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靈公廢莊公而立牙為太子使高厚傅之而厚不諫止莊公既立怒而殺之故書國以殺傳以為崔杼擅殺非也莊公既殺戎子執公子牙則使杼殺厚亦勢

所必至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之討嘉以純門之師可謂正其名矣猶以殺大夫為文者以利其室而分之則所以為名者疑於託辭而不足以服人故不得比於良霄之例也春秋之嚴於利如此

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成

為文生者以責己之義為重故以自奔為文高氏曰
履之奔楚以自理也陳黄亦然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陳黄之被譖而出奔與蔡履之見疑同然履與燮以
兄弟而疑及之固也黄則風馬牛不相及矣譖以同
謀絶無所因不過以陳侯寵任畏其偪而譖之也及
其被譖陳侯又不能為之辨則其寵任之適以禍之
也故蔡燮蔡履第書公子陳黄則書陳侯之弟罪累

之矣故為此會以戒齊侯也齊侯終保之晉令不行

亦復何益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蘇氏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

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既受其叛不得不納其黨春秋書之無遺詞甚惡内

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

楚歸于陳

家氏曰二慶之誅黄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若陳

自殺之自復之者不予楚之專制中國也汪氏曰二

慶之閉城以楚之誅已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以

叛書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凡奔大夫書復入于邑或書入於邑以叛者有矣未

高氏曰楚至是已三伐吳盖急吳而緩中國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趙氏曰齊侯襲莒無獲故崔杼復伐之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奸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作陳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會於夷儀將以伐齊以水不克且聞楚之伐鄭遂去

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其不書大夫者惟吳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囆

陳之不從中國幾年於兹矣晉不問而鄭伐之再至於得成乃已盖以楚之侮我謂我怯耳故摧陳以奪其心也明年楚伐鄭又以諸侯將和楚特徇許之請則不復禦楚以逞其志一張一弛各得其宜此子產之善謀也故春秋於此無貶辭

其父而哀甯喜衛人遂目之為黨惡亦無以自解耳使惡誠黨於甯則孫氏之讐也晉方庇孫氏惡何為而奔晉乎

邾子來朝

魯取邾田又納其叛邾益弱矣不復能報故因重丘之盟以祈修好而來朝也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欲如楚而先告晉由是魯於晉楚遂兩事焉不能皆

齊桓之時淮夷病杞諸侯城緣陵而遷之此之城杞亦猶齊桓之功然齊桓之城之天下之公義也晉平之城之一人之私情也觀于士鞅之來聘杞子之來盟自可見矣以一人之私而勤天下之諸侯諸侯實應且憎雖聘之盟之亦復何益杞書子蓋靈王貶之而未及復也卒稱伯則景王復之矣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書爵當時諸侯因其來聘而進之也既進其君

不得不進其使臣故吳之大夫未有見於經者札獨以名見也然諸侯之進吳也偶一進之而已偶一進之則猶有外之之意焉故札以名見而不書公子也札雖賢以吳故畧之矣不能導其君以用夏變夷而徒以讓國為高非春秋之所貴也胡氏罪其讓國以致亂則不然亂之作也何定之有宋繆公受宣公之讓終亦至於亂使季札受之一傳而後能保其無亂乎春秋之義未必出此

越椒來聘不氏此則氏之史有詳畧非義所存曾無

駁可証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父子大變從古未有惟楚莊之於成始有此禍而蔡

許之服於楚者最久最固於是浸淫漸習相繼效尤

而禮義之邦亦化為豺狼之域矣春秋所以甚惡楚

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殺之絶無所忌者王之昏惑實有以致之也以天王之尊至不能保一弟又將誰咎故書天王以殺春秋未有書王殺者以王者之權得以專殺也佞夫無罪又非王殺而託之于王此王政之大亂也於是特書之明子朝之亂所由生也瑕與括同奔晉必與聞乎括之謀也故以自奔為文法行必先貴者故不書括而書瑕不言出者天王無出則王子亦無出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穀無下宋字鄭良霄出奔許

昭公居喪不哀此乃季孫所欲立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

襄公

襄氏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滕

子會葬非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載密州之弒與庶其同庶其書國以弒者存疑之

詞密州書人以弒者閱實之辭也蓋國人弒之於展

與無與也

讀春秋畧記卷九